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2



文庫11
D 292
92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弟寧

胡交脩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列傳

一

御覽

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巴帝可其奏旣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旣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

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旣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誓真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

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爲恥甚者爲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許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

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
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
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
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
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
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卽位命起之膚敏言
自古帝王未有求闈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
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
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
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
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
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
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
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
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
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
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
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
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
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

遜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洞霄官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湏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未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

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平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途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脩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

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珽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劔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請帝坐卽宰執等退立四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珽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卽位於靈武故明皇遣帛見素就冊之宣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爲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卽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誦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旣當未嘗數改任用旣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旣有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祇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旣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志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師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

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
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
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
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
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
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
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
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
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珪書行珪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
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
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
學士知揚州安扶又待不可珪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
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
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
澥言珪持兩端爲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
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
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
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籍以爲用並令東下時
李綱已議營南陽珪未知也旣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
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

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尚書玘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玘論如初詔潛原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寔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玘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玘持益堅忠厚尋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脩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楊城池未脩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安臨以玘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玘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中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玘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

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
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
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脩治巡幸
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
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
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
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
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
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
自劾諭嶺侯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
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太
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
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
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
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
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
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
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
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

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卽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
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
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
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
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
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
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
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
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寃
極象數逾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
宗卽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
僞廷除集英殿脩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
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脩城治戰具人心始安
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
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
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
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
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
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盜斬壽間舜陟遣文
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

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途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克暴領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僑有憾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柎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柎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

從蕭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爲給事中高宗卽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脩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脩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

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路鈴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爲邊患晦選者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宮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醒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

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直爲首啓號乃張
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
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
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其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
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
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
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
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
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
緣爲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
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
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刑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
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脩政局一止言
宣王內脩政事脩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脩特簿書
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
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人而不出外官雖
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
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
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
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

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忱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
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玉管台州崇道觀召
爲部祠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爲祕書少監復
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
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
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
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旣仕僞廷
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
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
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持依見任執政給奉一

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
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
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
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居瑣闥百
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
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
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
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
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
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

學無不通爲文不專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巒嵒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叅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錫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

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脩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脩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

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
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
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
敏云有教忠堂類彙十卷

胡文脩字已林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
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
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
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
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
脩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致改徽猷閣

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
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
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
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
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脩政事選將
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
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
昔人謂甌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
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
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

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
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
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劔稚
牛發家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
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
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
與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
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欲
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與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
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脩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
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
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
交脩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更祀疑
爲交脩所讒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
交脩無所絀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
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
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脩乞治縣令冒賞
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脩言若待六
百人俱至則瘦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

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
脩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
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
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
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
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
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
舉交脩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
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然翌
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脩真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

旣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
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
年號爲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
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宜
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
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脩言養兵所以
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
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
守關若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
脩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奏韓忠彥建中

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待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爲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爲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脩始交脩裒次爲書號曰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脩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爲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爲

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
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
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
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
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禍嘗犯於雷霆計
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徽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
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
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
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

一如當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爲
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
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
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旣非
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
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爲根本宜固江
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
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
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摺該審吏不得容其私
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移兵部

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
固守利害崇禮奏謀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
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
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
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
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
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
天下之治亂是憂絜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
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
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一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

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
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
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
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將帶節鉞致
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詔自
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脩撰時有旨重脩神
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墨
本元祐所脩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
朱墨本參照脩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
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脩定欲乞訪求故臣

之家文獻專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
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
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脩纂崇禮取而專
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
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
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効
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
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
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
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
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
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
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
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
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
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單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
英也中年頓剝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
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
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

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脩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脩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關府儀同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獻君春坊右詹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翬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列傳

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爲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舉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齊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

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
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
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
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
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
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
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
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
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爲簡嚴今國家旣以太祖配天
於郊比周之后纓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

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
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
享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
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
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
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
且儒者賴其奏獻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
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
法兼以前後續降旨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
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

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謹奏此脩繕典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有司爲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撫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入殿班親軍倚以待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

北禁衛之意脩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爲一衛合取萬人分爲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

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輾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洪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躡建康復為畧尚書誼奏屯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

八年卒年六十一諡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
非挾怨以快已私卽用仇家言爲人報復誼獨存大體
士論歸之上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
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
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
不數月卽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
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駟駒駟驊駟馳

駟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
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

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
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旣還時治守相州
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
任陞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子相卿父子相代榮事
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爲守
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
爲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
實爲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
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
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

侍郎時川陝馬網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邑州置
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
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
古証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
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
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
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
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
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
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
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
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
緣爲姦歛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
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
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强
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
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
例散失吏因爲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
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
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

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
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
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
會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
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
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
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
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毋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
當受命卽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毋封榮國夫人
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
卽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
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
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
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搔攻戰之利臣固
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
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
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
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
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讎疾

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
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
入骨當以安集流亡私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
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
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
軍士舊爲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銳者使之力耕
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
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躬爲營屯止
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
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
者逾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及遂語塞旣
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
禮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
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元穆
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
守鄉郡人以爲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二年上舍及第調平
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
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

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初二府
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
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覲爲
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
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
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
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
畏服哉特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
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
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

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
景靈宮遂幸鳴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
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
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
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
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
唱士庶服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
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
一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
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

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惟楊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旣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倉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

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紳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嗣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覺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覺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覺薦覺再三辭不獲遂卽歸京亦未暇與之接覺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覺深語覺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覺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

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
薦於是召時覺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
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
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覺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爲數隊
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
人旣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卽
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
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覺知士安懼無功
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覺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
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
幾徹二子舉引衆聲言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
僚不能計其直覺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
之又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覺
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
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
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祕閣
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
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

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
善堂贊讀爲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悅曰朕
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
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喘時相意提舉太平觀
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
貪吏解印歛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
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
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爲中
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
水戰士三千以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

曰靖康之禍何桌輕脫寡謀宜爲罪首去年秦檜還朝
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拂士論今恪子琢自
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
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除
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
功在上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卽行伍蒐
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
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
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
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爲韓肖胄副充大金

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
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
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爾後已使
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松
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
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
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
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
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
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
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
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
使庶幾外闡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諜報劉
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
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
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况海道闊遠蘇秀
明趙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
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
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

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
決意親征遂決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
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
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
居間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
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
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
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
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
以供費或請節用爲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卽
代皆一時間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
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
曲意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
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閣門宣贊舍人爲
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
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閣門宣贊
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
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

領中曰可使卽真來抹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
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
行之母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
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
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
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
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
監勛以遠次爲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
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
副劉光遠報之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
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
來命勛爲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
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
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
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
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
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時金主亮已
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
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
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
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
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
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
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
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
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
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
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
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奉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

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
潛善所忌高宗旣卽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
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被荆棘立縣治
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
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
請脩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
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
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
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卽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
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誣以戶部尚書居邇列

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帝
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毋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
陽軍丁毋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
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叅政錢端禮薦差
知瓊州陞辭帝慨然曰知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
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爲事民俗爲
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
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
漕運有才畧授直學士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
借畫南方延議倚

紀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

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
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
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
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
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
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
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
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
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
胡銓爲之序諡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

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展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閣
牋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
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闖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
戕奉使王雲隨王車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
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
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韋淵來獻傳
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
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
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

裔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
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
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
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
幸維揚公裔丐去潛善以爲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
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
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
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脩玉牒元帥
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脩書官就質
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銜之

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卽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爲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旣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指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黃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旣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翥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蓋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丘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
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祕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
履切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

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後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遷温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遇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徙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協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詔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

於市檜街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及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旣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祕而不傳旣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旣貴無屋

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寃亦人所難然紹興己未以後徧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

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
恩州司理叅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
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
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
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舟曹成更據長
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認發次翁卽以具
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久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
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
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
官頤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

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
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爲吏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除起
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
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
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
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
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
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卽閣
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閣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
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

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旣論罷趙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時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

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
于拓皋帝曰將帥成不戰劫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
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
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
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
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
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
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
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
讓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
喚衷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
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
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
專檜大喜力爲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
中宮奏爲冊寶副使帝終惡以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
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
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
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
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舉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卽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脩實錄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乃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高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謫居筠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祿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脩

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
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
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祕書郎議者謂外任
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爲祕書丞未幾拜監察
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
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
玉牒當載靖康推載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
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
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
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踰月升
明毀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
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
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爲誚已訴于檜詠御史
李文會劾之高閑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
檜檜曰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
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
閑薦之以語愿愿又嫉文會攻閑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傾
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移謫
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卽數其害政罷之

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諸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

斬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晟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

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爲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祕閣脩撰知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者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勅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戎輿圖戢宇內之于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

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瓊所害
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
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
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
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
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
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
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
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
二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

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
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
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
與祠乂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諡
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
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
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
宗卽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

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旣罷鼎則用人才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卽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踈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旣以懷疑卽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

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卽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二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又言孟庾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墮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爲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庾之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洵洵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爲然帝親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

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會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過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

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讎
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僕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
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
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
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
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弼意與
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
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
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

草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
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
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
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
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
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
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
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時道殲
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
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

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祈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叅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鬩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諭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旣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許弼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俊至則漸以徇遷

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

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

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千万俟高檜誣岳飛下吏高以中司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在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

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撲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解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其寃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

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顯顯頤頤類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温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旣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旣

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卽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繕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

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盍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侑秦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

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培克卽先告檜謂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旣而專用羅織培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又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劾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轉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

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戶逐忠良以饜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達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

萬曆二十七年刊

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旣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旣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旣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爲治以

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
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
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令屯田之法歲之
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
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
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
別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
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
憂之擬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

囊封以獻請深考君學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
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
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
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
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
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
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
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
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

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鞠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問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途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

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蓄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祕書少監同脩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諷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荅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

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同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

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
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
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
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
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
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
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
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
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
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嗽
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
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
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
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
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卽有譴以此自
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
胡桃文鶉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
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常
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

令憲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
令憲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度
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
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
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
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疆禦無
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
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
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
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賦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
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
非是乞速如所請除自有目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
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
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
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
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
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
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
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
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

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
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
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
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詰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
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事
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
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
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
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
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

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季
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
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才載爲
書辨學十二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
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
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
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
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
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致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

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
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
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
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
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
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
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
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
牒四百充賜子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
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
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
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
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
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
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
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
奏召嗣旣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
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

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
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
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
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
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
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
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
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
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旣屈必以他
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
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
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
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衆敢行勾
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
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
張燾上䟽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
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

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社羣枉門力爲自治自彊
之策旣又與燾等司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
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
謫牀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
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疇聞之皆以其言爲過
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

方策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閣旣退宰相必送數步
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
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
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
州司理叅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
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
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

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願
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
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
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
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
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
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
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
故附下周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
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
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
檜黨王暉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
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
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路復寵以儒學最止職名
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
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
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
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

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卽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

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

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薄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旣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理渡淮見民丁

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卽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洵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卽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宜機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离不粘罕爭功故幹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

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
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召爲司封
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
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
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單弱
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
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征卽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
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
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
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
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
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待御史江公躋左司諫
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爲給事中文之復命知信州胡
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旣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瑀曰益爲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
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
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卽劾益未幾以言
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
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
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
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爲陛下畫至計者願厲
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斲有輕我心
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
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
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
書檜旣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
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贖謂同列曰堯之洪水
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
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
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逐興祖魏
安行鈺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
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
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

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搗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獄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過濫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六

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
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
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
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
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
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夫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
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
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
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
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
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卽位
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單需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
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褭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
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
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
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
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
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
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

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柰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

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
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避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通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
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廼除顯謨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
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遺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
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
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
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
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旣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
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
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
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
璆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
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
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
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
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
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

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毋憂以祕
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
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
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
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
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
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紿事中吏部尚
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
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備師
擬借封椿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
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
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
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
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
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
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
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
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

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美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五。諡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家於賈州。達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卽罷。知舉王曦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達

安在檜以實對。父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達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達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達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卽將達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目達。卽日命引見。止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素

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達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爲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達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檜安中始達未出貢

闡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
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
膺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
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
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
附權貴也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
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郟次雲應詔
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
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
廷甚可惜也自檜穎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
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歲
爲之收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
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闡非止達
一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爲
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達不傳于世有棲雲集
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
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
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
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

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
趙達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爲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

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旣復辟詔求言燾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樓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徃伺敵動靜旣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滉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

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

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

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鄴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旣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

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
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
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
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
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
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
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
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
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
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
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
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
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
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
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
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
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
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
下恃以爲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
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

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讐加禮
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
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
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
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彊以俟天時
何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
下解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
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
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
購需附會瞻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

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

曰此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
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
遂命判大宗正士儂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
岳飛濟其役燾與士儂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懼迎
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
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又澗二使垂
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柘城披鉏
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
以歸卽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

雪此耻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
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
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
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义矣伏望
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
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
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
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
無足恃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
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
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
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
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
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
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
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
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
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
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

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陞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懇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瑯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陵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

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
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
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
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
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
早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
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
酷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
酒庫酷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
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

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
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
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
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
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挺入辭詔肩
輿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
乞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
聞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
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
及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燾外和內

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子論
歉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
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
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
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
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
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
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
曰治世之端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

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

賀金生辰使還爲祕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
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
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
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更
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
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
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
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
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

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旣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旣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卽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最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

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
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
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
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
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七年八
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
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
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
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
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
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
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
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
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
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
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
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
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

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
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
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
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
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
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
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
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
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
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
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
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闕有名臣願
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
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
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
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齟折不容人之短
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
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
事按部弱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
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
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
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
天少尹庭無留訟闈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卽位
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
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
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柳之宜章柳種
皆湏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
他將平之請間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
饒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
黃巖令受賄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
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
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
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
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權禮部侍郎兄楸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騫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爲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
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
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
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
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
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
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

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卽位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
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
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
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
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
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
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
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

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悉加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語以析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

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
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
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
升黜卽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禡職引年請還政僅
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
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
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
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付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

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
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
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皆將犯夔門
夔兵素單弱宣司徽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
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
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閣門賜教待班九月
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
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
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

呂祉代之濤謂祉踈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沒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帝駐蹕建炎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錡帝卽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股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鑲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踈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

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爲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敘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章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

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繪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

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師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倡厥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

扣賊闥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諫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女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謹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

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人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志雖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爲然詔廷臣大議卽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一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

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討會其說者至謂白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瑞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

歲九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旣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喉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

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
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
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
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期朝廷
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
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
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
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
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旣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
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

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
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
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
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
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崞澗間以遏敵
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亂兵勤王
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
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
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

爲參謀官彌大奏王道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
圉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
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
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願浩過失忤旨出
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
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
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
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旣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和
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
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
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
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
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
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紬以沒無怨
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以飲屬商大商酒不百齊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中宗長孫不願登會同同

68-11409

